



是圆形的，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。”（张子静《我的姐姐张爱玲》）

佣人住的房子属于石库门风格，细部参差了一些西洋元素。门开着，进去，一个小花厅，破败在那里，舶来的花砖居然抵抗了岁月的侵蚀，依然明媚。一位中年女子在天井里洗东西，对张爱玲、李鸿章一概的不知。二楼上，一扇窗开了下来，移出半张男人的脸，眉清目秀。问：“找谁？”“找李鸿章的房子呀！”语气里已是没有了热切。男子道：“这里便是。”

男子下得楼来，指着对面赭红色的大房子：“喏，那里以前是李鸿章家的产业，这条弄堂全是的，以前弄堂口有大门的，还有人看守的。我外婆在这里住了一辈子，老底子里的事情都是听她讲的。”我问：“花园呢？书上写，有一个花园的。”男子答：“花园拆了，你看，给那里的学校造了房子了。”男子又指着自家房子的墙道：“以前，这里都有石雕的，‘文革’里被敲掉了。”

客厅中间应该吊枝型水晶灯的地方有一个大铁钩子。那是当年用来挂煤气灯的。在没有电的时候，点煤气灯算是上等人家了。上海1858年有了自来火（煤气）公司，1881年7月26日，上海公共租界电灯公司试行发电。这个钩子像树的年轮，泄露了年龄。1920年，张爱玲在这个宅子里出生。谢天谢地，是在一个有光的年代里了。

楼梯的木板发出年代久远的吱咯声。它果然是有记忆的。老宅地下室还在。门开着，点了灯，湿漉漉的，如当年法国皇后玛丽·安托

瓦内特的囚室。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没有进去。

老宅已经改成学校。暑假，只剩一名门卫。央告了许久，终于开冷门，并关照，只给十分钟。我调动全部神经，如快进的影片，凭借着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文字提示，成功完成全方位扫描。

大门在身后哐唧唧关闭了。我站在那里，站在七月的太阳底下，一种帕慕克似的忧伤。

开纳公寓：改写命运

张爱玲投奔母亲几天后，弟弟夹了一双篮球鞋也来到母亲居住的开纳公寓。母亲把弟弟拉到厨房间，很认真地解释：“我的钱，供你姐姐生活读书已经很紧张，按照法院判决，你父亲应该要负担你的。现在家里只有你一个了，又是男孩子，遗产终归是你的。你回去吧！”弟弟只好夹着篮球鞋转身离去。张爱玲看着弟弟走，那样一条细细的脊梁，不觉盈盈一把泪。

淞沪会战后，日本人武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。大量难民涌入租界。外侨们不愿意相

信，上海的自由、繁华、摩登即将结束。

上海，330多万人口，亚洲第一大都会。左翼的鲁迅、茅盾、瞿秋白、丁玲、胡也频、蒋光慈、柔石、郭沫若；乡土派的沈从文、萧红、萧军；新感觉派的刘呐鸥、穆时英、施蛰存；鸳鸯派周瘦鹃、张恨水；新月派徐志摩、邵洵美、林徽因；巴金、郁达夫、王映霞、庐隐、张资平、叶灵凤，以及本来就定居在上海的作家……国家前途未卜，文坛大放异彩。京派海派第三种人论证激昂，种种啼笑因缘，此起彼伏，有血有泪，作为舞台的上海，连台好戏纷纷上场。

张爱玲空降母亲和姑姑的空间，姑且与母亲一床睡，幸而床大，但是弹簧褥子奇软，像个大粉扑子，早上她从里床爬出来，挪一步，床一抖，无论怎样小心，也常把母亲吵醒。她占了母亲的床，也占用了母亲的养老钱。她知道自己不是母亲心目中淑女的样子。她是，连划火柴都不会，在学校做化学实验，不会点酒精灯，美国女教师走来辅导，一脸鄙夷的神色。总而言之，在现实的社会里，她等于一个废物。在开纳公寓，两年的名媛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。

1938年，赛珍珠中国题材的《大地三部曲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她的评语是：“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。”这条信息刺激了张爱玲。她常常一个人，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，怀疑着自己，怀疑着母亲，在自尊和自卑之间受着煎熬。母亲道：“我只有一笔钱，你或者拿着这笔钱嫁个好人家，或者出国留学。或者，回到父亲那里，

下图：开纳公寓院子里的井，闲置在那里，譬如一个隐喻。
图片提供 / 淳子

